



山名，為天台道人也。」紫宸見說驚想道：「松江若到天台，聞隔千里之遙，何不覺數里便到？想此老人必非凡俗。」因復起身拜謝，道：「弟子下土庸才，何幸得蒙仙丈接引？」天台道人微笑道：「適從海上歸來，道經故里，因見花燈之盛，駐足逍遙。幸遇公子於途，觀公子豐骨大類吾輩，故引到此。」紫宸道：「如此則仙丈亦係松郡人矣，敢問向居何處？族有何人？或可表揚道德，永垂不朽。」天台道人見問，忽浩然長歎，口占七言兩句，答道：

已薄世情波底目，不知何事憶錢塘。

紫宸茫然不解，因見天台道人瞑目而坐，亦不再問。少頃，排列酒食，都是些冰桃碧藕，鱗脯瑯菜，俱非人世所有之品。童於進酒，紫宸舉杯，真是瓊液流霞。入口甜濫，頓覺神怡氣爽。飲至半酣，紫宸道：「愚意百歲如寄，蜉游幾何，況人生飲啄，自有定分，即營營何益哉？今幸有緣相引至此，得瞻物外煙霞，不覺萬念俱灰。伏祈仙丈收錄丹台，采芝煮石，習煉長生。不知仙丈肯賜容納否？」天台人道：「公子名緩未脫，塵緣未斷，苦樂未均，文章未了，正當馳驟於兩都碩俊之間，豈暇與山棲谷隱者較量風月哉？」紫宸道：「仙丈所論雖是，但每思智如淮陰，才若青蓮，終不免長樂、彩石之禍，況才智不及二公者乎？藏拙猶遲，何淪馳驅？」天台道人笑道：「公子之論極高，但大塊假我以文章，必須於宇宙之間橫行一番，然後急流勇退，方為最上乘耳。」說罷，向童子道：「今夕蘇公子在此，無以為娛，可令輕卿出來。」

童於應聲入內。去不多時，引了一個絕色女子出來，向紫宸萬福，慌得紫宸還禮不迭。天台道人命坐於側，執壺行酒。紫宸省眼看那女子，年可二八，生得眼澄秋水，貌媚春花。紫宸雖係幼年，見那美色當前，不覺心搖目眩。因想道：「此老既已修道，又何畜此尤物？果神仙亦有此樂耶？」正在呆想，只見天台道人笑道：「山野無以表敬，想是公子不悅。輕卿何不起舞，少助酒懷。」那女子領命，離席而起，整鬢理袖，款款盈盈的舞將起來。只見彩袖飛揚，香風馥鬱，低徊如錦鸞展翅，矯舉若素鶴乘軒，嫵娜之態果然豔目。舞了一回，低囀鶯聲，口占《謁金門》一闕道：

仙家樂，依樣畫來涼草。單袖紅裙鞋底小，漫舞霓裳調。輕捷蜂腰纖巧，空腹如筒休笑。共醉金樽明月，曉看荷蘆顛倒。

舞畢，微笑還坐。紫宸稱羨不已。天台道人大笑道：「公子愛之乎？此乃道家遊戲，豈可著相。」因向女子道：「可還汝本來面目。」只見那女子就地一滾，卻變作一個小小胡蘆。紫宸不勝驚異。天台道人收來藏入袖中，道：「此非公子所好。」因命童子向石壁內取書二卷相授，道：「讀此可作奇男子。但功成意遂，即宜勇退，乃為公子福。此地非久駐之區，宜速歸去，免令叔懸望。」紫宸拜受：「重蒙賜以仙食，授以異書，高厚之恩，粉骨難報，但未知後會可期否？」天台人道：「出海定海，即是會期。」

時天色已明，命童子引白鶴一隻，叫紫宸跨上，令其閉目。即時騰空而起，惟聞耳畔風聲，身子如在雲霧中，頃刻之間，覺得身已著地。開眼看時，那騎來之鶴不見在跨下，再定睛一看，認得是自家門首，不勝驚喜。後人有詩詠之遭：

為看花燈忽遇仙，往還頃刻路盈乾。

不須另叩元關要，已信壺中別有天。

且說蘇定自那夜人從裡一陣鬧嚷，忽不見了公子，急得沒法。忙與劍童喧呼喊叫，東西尋覓，哪裡竟有個影兒？時已夜樛人散，家家歇息，諒無尋處。沒奈何，回家嘉主人說「因迎龍燈，於眾人忙迫之中，擠不見了公子。一時無處追尋，只得回來報知老爺。」誠齋見說，急得頓足捶胸，怒罵蘇定怎麼不小心照管，以致不見，又痛責劍童，怎不緊緊跟著，卻有得失落。舉家惶惑無措。反是誠齋親女馨如小姐道：「看哥哥年紀雖幼，機智不群，決不落拐騙之手。遲早自能歸來，爹爹不必憂心。」誠齋無奈且歇，次早著人四下尋訪，杳無形跡。又貼招鳴羅，願出百金為酬，卻終不見有一些消耗。

光陰迅速，早逾兩月。這日誠齋正獨坐納悶，忽見紫宸走入，忙立起來，認道：「是非吾姪紫宸耶？」紫宸忙趨而拜，道：「姪兒正是。」誠齋道：「是耶，非耶？夢耶，醒耶？自汝迷失之後，至今兩月，無日不在這裡愁悶，幾乎使我寢食俱廢。何處不著人尋到，不得一些蹤跡。不知汝這幾時流落哪裡，怎地棲身，卻直至今日才歸？」紫宸聞言亦自驚訝，即將那夜看迎龍燈，主僕失散，不能進城，忽遇天台道人，引至天台山中，宿了半夜，今日跨鶴歸來之事，從頭至尾細細說了一遍，道：「姪兒只道昨夜之事，怎麼卻已兩月？真乃山中七日世上千年矣。」誠齋見說，稱奇不已，道：「古傳費長房逢壺公及衛大丞遇負薪老人事，可知不誣。今我姪遇天台道人於窮途，亦可作他日佳話。此家門餘慶，真千載奇逢，安知非長生之兆也？」說罷，即同入內。一家相見，不勝之喜，乃治酒慶幸不提。紫宸自歸之後，日夕閉戶書房，將天台道人所授之書時時閱習，不上一年，皆為腹中之物矣。正是：

靈敏寧無本，神仙會有原；

許多雲與霧，吐納在蘭台。

說這誠齋，原以進士守制在家，其年服滿，人都赴選。他本意原望造一京職，得近天頗，少展乾生之志。不期因誠齋不去諂媚；竟點了外任浙江錢塘邑宰，不勝歎息，只得離京之任。因松江至浙甚近，將家屬攜帶任所，只留紫宸伴著夫人，管理田園。這總兵索英雄飛雖係武弁，卻倒為人沉靜慷慨，與誠齋性情相合，極是來往得好。值他生辰，誠齋雖不在家，卻寄書回來吩咐紫宸，令其親往拜賀。紫宸不敢遲延，即忙打點了禮物，到上海縣拜索總兵的壽誕。本欲即歸，因索總兵再三留住，這日筵宴，他也在賀客之內。正值飲酒之間，忽報海賊奪門而入，眾客驚倒，總兵棄席。紫宸料得賊志於庫，身邊帶有弩矢，肆筵之處恰近庫房。即騰身上屋，潛伏槽溜之間，緊對必由之處，暗將一弩連三箭之法，射退賊眾，保全上海縣庫。見賊去遠，仍復跳下。

時有幾個逃走不及的酒客，藏避在黑暗之處，看得十分清切，認得是蘇紫宸，只是不敢則聲。直至賊退，方才都走出來，驚問道：「不信世兄英年，卻有如此妙技。若非射退賊人，不但縣庫被劫，吾輩亦皆為魚肉矣。容向總台並邑尊言之，當速旌表，以志今日之奇。」紫宸笑道：「為國家守城，戮此烏合，乃分內應為之事。諸年伯欲為旌表，得無遼東豕耶？」眾鄉紳道：「此乃有功邦國，庇護全城，威振遠邇的驚人快舉，豈有默默不為表揚而虛此奇功乎？」其時上海知縣金懷了，亦因賊至匿在桌下，聞得人聲嘈雜，料必賊人去遠，乃從桌下鑽出，道：「蘇世兄不必太謙，有拂諸老先生盛意。奉縣還要奏功請旨，方顯令名。」紫宸道：「雖蒙老父母作養，諸年伯推愛，但治生並不是好名之徒。況以些子微勞，即論為奇功，若較昔馮異，使治生罷卻勳名，即非榮而反無恥矣。祈勿再以此掛齒頰，則治生感戴反深。」眾人見他不矜其功，深相歎服，無不羨慕。後人有詩道：

文成繡虎並雕龍，退賊還教建武功。

學得天台三箭弩，勝他赤壁一東風。

說這蘇紫宸自此之後，松江一郡盡耳其名，爭欲與之結交，日日車馬盈門。紫宸煩擾不過，因見春景妍媚，向慕武林山水之勝，不若以探叔為詞向彼一遊，聊用避喧。算計定了，來與嬸母說知；帶了劍童，即日寓松。正是：

不堪結客場中擾，寄進西湖代杜門。

只因這一至浙，有分教：假斯文遺千秋之臭，識賢豪成一面之交。不知後事如何，下回自然分解。

---

[返回 >>](#) [鐵花仙史 >>](#)

[上一篇](#)   [下一篇](#)  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